



大会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Distr.: General
13 May 2019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大会

第七十四届会议

暂定项目表* 项目 62

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
巴勒斯坦人民和被占领叙利亚戈兰的阿拉伯
居民对其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2019 年实质性会议

议程项目 16

以色列占领对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巴勒斯坦被占
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民和被占领叙利亚戈兰的阿
拉伯居民的生活条件造成的经济和社会影响

以色列占领对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巴 勒斯坦人民和被占领叙利亚戈兰的阿拉伯居民生活条件造成 的经济和社会影响

秘书长的说明

摘要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其题为“以色列占领对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民和被占领叙利亚戈兰的阿拉伯居民生活条件造成的经济和社会影响”的第 2018/20 号决议中，请秘书长通过经社理事会，就该决议执行情况向大会第七十三届会议提交报告。大会在题为“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民和被占领叙利亚戈兰的阿拉伯居民对其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的第 73/255 号决议中，还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七十四届会议提交报告。本报告由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西亚经社会)编写，按照经社理事会和大会的决议提交。

本报告概述以色列执意推行的做法和政策，特别是可能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和国际人权法并且影响在其军事占领下生活的民众的社会和经济条件的做法和政策。

* A/74/50.



西亚经社会感谢秘书处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署、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联合国中东和平进程特别协调员办事处、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和世界卫生组织所作的贡献。

一. 引言

1.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2018/20 号决议就以色列占领对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民和被占领叙利亚戈兰的阿拉伯居民生活条件造成的经济和社会影响表示关切。大会第 73/255 号决议要求占领国以色列停止开采、破坏、损耗或用尽和危害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和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的自然资源。本说明介绍上文所述事项的相关事态发展。

二. 巴勒斯坦被占领土

以色列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做法

以色列影响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立法

2. 在过去两年中，以色列主要立法机构——以色列议会的成员提出了几项立法举措，旨在推进追认定居点合法化。与此同时，以色列在当地数十年的做法巩固了占领和以色列对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特别是西岸、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土地的控制，¹ 从而扩大了以色列的非法定居点(见 A/73/410，第 58 段)。²

3. 2017 年 2 月通过的《条例法》仍未执行，有待高等法院对其合法性做出裁决(见同上，第 12 段)。据估计，该法如果得到实施，则可允许继续使用西岸巴勒斯坦人私有土地建造 2 000 至 4 000 个住房单位(见 A/73/87-E/2018/69，第 35 段；A/72/90-E/2017/71，第 23 段)。

4. 《基本法：以色列首都耶路撒冷》修正案于 2018 年 1 月获得通过，其规定，若将耶路撒冷的领土让与“一个外国实体”，则要得到以色列议会 80 票的绝对多数批准，与此同时，该修正案还降低了改变该市市政边界所需的门槛(见 A/73/410，第 9 段)。³

5. 2018 年 2 月 12 日通过的《高等教育委员会法》修正案将以色列高等教育委员会的管辖权适用于西岸的以色列定居者，并追溯承认军事当局先前承认的定居点内的高等教育机构(见同上，第 10 段)。

6. 2018 年 7 月通过的《行政法院法》修正案规定，与西岸有关的涉及四个领域、即规划和建设；信息自由法；进出西岸以及军事限制和监督命令的请愿书将提交给耶路撒冷行政事务法院，而非高等法院。该法将进一步限制巴勒斯坦人诉

¹ 见先前报告和 TD/B/65(2)/3，第 22-25 段。

² 另见“立刻实现和平”运动，“Construction starts in settlements by year”，建设数据库，可查阅 <http://peacenow.org.il/en/settlements-watch/settlements-data/construction>；巴勒斯坦中央统计局，新闻稿，2019 年 3 月 28 日，可查阅 www.pcbs.gov.ps/portals/_pcbs/PressRelease/Press_En_28-3-2019-land-en.pdf。

³ 另见以色列议会，“Knesset passes law requiring 8-MK majority for giving up Israeli sovereignty over any part of Jerusalem”，2018 年 1 月 2 日。

诸法律的机会；将以色列行政法院的权限扩展至西岸，也是让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之间的区别模糊不清的又一步骤(同上)。⁴

7. 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继续受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法律制度的双重复杂管辖。在西岸，以色列国内法域外适用于以色列定居者，而巴勒斯坦人则受巴勒斯坦法律制度以及以色列军法的管辖。结果，与以色列嫌疑人和被告相比，巴勒斯坦嫌疑人和被告享有的人权标准较低。在同一领土上仅凭国籍或出身适用两种不同的法律制度在本质上具有歧视性，违反了法律面前平等原则，而这是公平审判权的核心。在西岸，以色列国内法适用于定居者而以以色列军法适用于巴勒斯坦人，这也引起了关切，因为占领国有义务尊重所占领土的现行法律，除非完全无法这样做(见 A/73/87-E/2018/69, 第 3 段；A/72/90-E/2017/71, 第 4 段；A/71/86-E/2016/13, 第 7 段)。

获得服务和伸张正义的机会

8. 由于以色列的限制以及其他行政和安全措施，生活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不同地区的巴勒斯坦人享有不同程度的保健服务和不同程度的行动自由。自 1967 年以色列吞并东耶路撒冷以来，居住在那里的巴勒斯坦人获得了“永久居留权”，他们因而能够获得以色列的社会福利和保健服务等，但这是可以撤销的，并取决于他们是否继续在耶路撒冷居住或工作。

9. 多年来，以色列议会通过了几项法律，免除以色列因以色列军人对加沙巴勒斯坦人所犯任何不法行为的民事责任，而加沙被界定为“敌方领土”(见 A/73/420, 第 63 段)，从而阻碍了加沙受害者平等获得赔偿的权利(见 A/HRC/40/74, 第 112 段)。

10. 巴勒斯坦被占领土抗议活动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⁵ 报告说，它不知道以色列是否采用了任何替代机制来赔偿安全部队对加沙受害者非法造成的损害(同上)。

歧视性分区和规划政策

11. 如前所述，以色列在 C 区和东耶路撒冷的分区和规划政策具有歧视性，被认为不符合国际法的要求(见 A/73/410, 第 32 段)。

12. 以色列民政局允许巴勒斯坦人按照核定的计划纲要在 C 区仅 0.4%的土地上建房(见 A/73/87-E/2018/64, 第 4 段)。巴勒斯坦人要获得这些计划之外的建筑许可证，则以色列当局必须批准该地区的地方计划纲要，然后通过漫长而昂贵的过程申请许可证，最终结果往往是拒绝。这使得巴勒斯坦人几乎不可能获得建筑许可证，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在没有许可证的情况下建房，并面临被拆除和流离失所的风险。为了提高巴勒斯坦人获得建筑许可证的能力，自 2011 年以来，巴勒

⁴ 另见以色列人权协会，“2018: A bad year for democracy- human rights in Israel”，2018 年情况报告。

⁵ 根据人权理事会第 S-28/1 号决议设立，“调查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特别是被占加沙地带)与军事镇压 2018 年 3 月 30 日开始的大规模平民抗议有关的所有据称违反和践踏国际人道主义法和国际人权法的行为”。

斯坦和国际利益攸关方向以色列民政局提交了 102 份关于整个 C 区的各社区地方计划纲要。只有五个计划获得批准(见同上, 第 31 段)。

暴力和使用武力

13. 作为占领国, 以色列有义务采取力所能及的一切措施, 尽可能恢复和确保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公共秩序和生活, 并始终保护巴勒斯坦人免遭一切暴力行为之害(见同上, 第 17 段)。⁶ 以色列安全和军事部队的做法继续引起关切。特别令人关切的是, 以色列军方对加沙边界围栏沿线每周一次的回归大游行抗议活动的反应。

14. 巴勒斯坦被占领土抗议活动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在其报告中认为, 有合理理由认为, 以色列安全部队的一些侵害行为构成了严重的国际罪行, 包括可能犯下了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见 A/HRC/40/74, 第 94、97、101、102、114 和 115 段), 特别是以色列狙击手非法、过度和不相称地使用武力(见同上, 第 99 和 101 段)和蓄意以加沙平民示威者为目标, 其中包括儿童和残疾人以及卫生工作者和记者(见同上, 第 68、71、74、76 和 94 段)。

15. 2018 年 4 月 1 日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 以色列军队和安全部队或定居者杀害了 299 名巴勒斯坦人, 其中包括 60 名儿童和 4 名妇女, 另有 32 696 人受伤, 其中包括 6 713 名儿童和 1 812 名妇女。截至 3 月 31 日, 在加沙回归大游行期间, 至少有 199 人死亡, 30 200 人受伤。四分之一的伤害是实弹造成的。⁷

16. 2018 年是自 2014 年加沙冲突以来巴勒斯坦人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年, 也是自 2005 年以来受伤人数最多的一年。巴勒斯坦伤亡人数大幅上升是 2018 年人道主义局势恶化的关键因素之一。2018 年, 以色列有 14 人死亡, 137 人受伤。⁸

17. 尽管在回归大游行相关事件中, 女性受伤比例低于男性, 但受伤可能对妇女产生特定的负面影响, 特别是在伤者是母亲的情况下。⁹

18. 2018 年期间, 在加沙记录了 363 起经核实的以色列安全部队袭击巴勒斯坦卫生工作者和设施的事件。结果, 三名卫生工作者被打死, 565 人受伤, 85 辆救护车和另有五种卫生运输工具以及三个卫生设施受损。在西岸, 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核对了 60 起袭击卫生工作者和设施的事件, 其中 16 名卫生工作人员受伤, 17 辆救护车遇袭, 12 个诊所和 1 所医院受到影响。有 35 起事件涉及阻滞或迟迟不让救护车通行。此外,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高专办)监测

⁶ 另见《海牙章程》, 第四十三和四十六条;《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 第二十七条。

⁷ 联合国, 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 伤亡数据库, 可查阅 <https://www.ochaopt.org/data/casualties> (2019 年 3 月 31 日查询);“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人道主义协调员杰米·麦克尔德瑞克先生呼吁采取行动, 防止加沙地带进一步伤亡, 2019 年 3 月 29 日;《人道主义公报: 巴勒斯坦被占领土》, 2019 年 3 月。

⁸ 联合国, 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人道主义公报: 巴勒斯坦被占领土》, 2018 年 12 月;另见伤亡数据库。

⁹ 联合国促进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署(妇女署)的投入和联合国人口基金(人口基金),“‘回返大游行’对性别暴力的影响”, 2018 年 6 月 8 日。

的一些事件表明，士兵忽视向在据称袭击中受重伤或致命伤的巴勒斯坦人提供或协助提供医疗援助。¹⁰

19. 距离加沙敌对行动最近一次升级已过去四年多了，但仍令人严重关切的是，对冲突各方涉嫌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缺乏问责。以色列控制和维持西岸巴勒斯坦人治安时，这种情况也持续存在。据报告，过去七年中，在整个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展开了 114 项刑事调查，近 700 名巴勒斯坦平民被以色列安全部队打死，但只有四起针对杀害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人的士兵的起诉：西岸杀人案三起，加沙杀人案一起(见 [A/HRC/40/43](#)，第 14-18 段)。

定居者暴力行为

20.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巴勒斯坦人继续遭受定居者的暴力行为和骚扰。2018 年期间，造成巴勒斯坦人伤亡或财产损失的定居者暴力行为有所增加：记录在案的有 280 多起以色列定居者打死或打伤巴勒斯坦人或损坏巴勒斯坦人财产的事件，与 2017 年相比增加了 77%。结果，一名巴勒斯坦妇女被打死，另有 115 名巴勒斯坦人受伤。另外两名涉嫌实施袭击的巴勒斯坦人被以色列定居者打死。被定居者破坏的巴勒斯坦财产包括约 8 000 棵树和约 620 辆车。2018 年在这些事件中巴勒斯坦人打死了 7 名以色列人，2017 年是 4 人。西岸至少发生了 181 起巴勒斯坦人打死或打伤定居者和其他以色列平民或损坏以色列财产的事件，比上一年下降了 28%。¹¹

21. 定居者的袭击行为包括投掷石块、破坏财产和人身攻击；这主要发生在靠近定居点的巴勒斯坦社区(见 [A/73/499](#)，第 18 段)。共有 350 000 巴勒斯坦人生活在 67 个这样的社区。¹²

22. 虽然当局正在努力防止和调查定居者所涉暴力行为，但还需要采取进一步措施，防止或调查定居者暴力案件，起诉肇事者。

23. 以色列政府决定 2019 年 1 月 31 日以后不再延长希伯伦临时国际驻留人员的任务期限。加上对该地居民和留在该地的保护行为体的骚扰和限制加剧，不给希伯伦临时国际驻留人员延期增加了民众、特别是学童面临的保护风险。¹³

24. 以色列定居者的暴力行为和持续占领也影响到巴勒斯坦妇女的生活。发生在街头和社区的定居者暴力行为影响到妇女在自己社区的安全，从而限制了她们的日常权利，强化了妇女始终需要保护和监督的陈规定型观念。¹⁴

¹⁰ 世卫组织的投入。

¹¹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018 年：伤亡和粮食无保障情况增加，人道主义援助供资减少”，2018 年 12 月 27 日。

¹²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巴勒斯坦被占领土：2019 年人道主义需求概览”，2018 年 12 月。概览中的所有数据截至 2018 年 11 月。

¹³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人道主义公报：巴勒斯坦被占领土》，2019 年 2 月。

¹⁴ 妇女署的投入。

拘留和虐待

25. 截至 2019 年 2 月底，5 248 名因安全原因被拘留的巴勒斯坦人和囚犯关在以色列监狱，其中包括 205 名儿童、48 名妇女¹⁵ 和 7 名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成员。¹⁶

26. 调查以色列侵害占领区巴勒斯坦人民和其他阿拉伯人人权的特别委员会注意到，向委员会提出了多种严重关切问题，包括继续使用行政拘留手段、逮捕和拘留儿童以及缺乏获得适当医疗的机会。巴勒斯坦官员和民间社会组织提请注意包括儿童在内的数千名巴勒斯坦人被拘留情况，并对以色列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将大量巴勒斯坦人拘留在 22 所监狱、军营和拘留中心提出关切(见同上，第 64-65 段)。

27. 以色列继续推行临时和任意行政拘留政策也令人关切，因为被拘留者未经审判或指控就被可无限期延长 6 个月的行政拘留令拘留，而依据往往是被拘留者既没有机会接触也没有机会质疑的秘密信息(见同上，第 65 段)。截至 2019 年 2 月底，包括 2 名儿童在内的 495 名巴勒斯坦人被行政拘留。¹⁷

28. 同样令人关切的是，不断有报告记录包括儿童在内的巴勒斯坦被拘留者受到虐待和酷刑的案件。¹⁸ 特别委员会获悉，75% 的被捕儿童报告曾遭受身体或心理虐待(见同上，第 70 段)

29. 自 2000 年以来，以色列军事司法系统据报逮捕和起诉了至少 8 000 名巴勒斯坦儿童。¹⁹ 逮捕儿童行为往往是在夜间突袭中进行的，为了逮捕儿童，安全部队进入家中、叫醒家人。此举受到了人权团体的谴责，因为这给儿童和家庭带来了恐惧和焦虑。在许多情况下，家庭未被告知逮捕儿童的原因。有儿童报告称，在被送往拘留设施期间，曾遭受暴力和侮辱。据报，在多个案件中，儿童在没有父母或监护人到场的情况下受到审讯，人们严重关切是否有可能发生强迫招供情况。特别委员会十分关切地注意到辩诉交易做法、即被拘留儿童以认罪换减刑的报告。有人关切，这一做法逼迫儿童在实际上可能无罪的情况下、特别是在受审时没有父母或监护人在场的情况下认罪(见同上，第 64、65 和 70 段)。

¹⁵ 数据来自以色列占领区人权信息中心，被拘留者和囚犯数据库，可查阅 www.btselem.org/statistics/detainees_and_prisoners 和 www.btselem.org/statistics/minors_in_custody (2019 年 3 月 31 日查询)。另见良心囚犯维权协会提供的数据，可查阅 www.addameer.org/statistics (2019 年 4 月 24 日查询)。

¹⁶ 数据来自良心囚犯维权协会，www.addameer.org/statistics(2019 年 3 月 20 日查询)。

¹⁷ 数据来自以色列占领区人权信息中心，被拘留者和囚犯数据库(2019 年 3 月 31 日查询)。

¹⁸ 良心囚犯维权协会，“I’ve been there: a study of torture and inhumane treatment in Al-Moscabiyyeh Interrogation Centre”，2018 年，可查阅：www.addameer.org/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al_moscabiyyeh_report_0.pdf。

¹⁹ 见 www.dci-palestine.org/issues_military_detention。

30. 2018 年，巴勒斯坦保护儿童国际组织记录了西岸 120 起拘留儿童案件，大多数有辱骂、威胁、羞辱或恐吓情形和长达 30 天的隔离，此外还有身体虐待情形。²⁰

31. 据报，关在 Al-Moscobiyeh 审讯中心的巴勒斯坦母亲受到伤害其子女的逼供威胁。被拘留女性还受到性暗示和性动作等性骚扰，或近距离审讯。²¹

民众流离失所

32. 依然令人关切的是，国家认可没收土地、追认前沿定居点的合法地位、拆毁巴勒斯坦人住房和谋生设施、拒绝向巴勒斯坦人签发建筑许可证、限制行动和谋生途径、定居者暴力和不追究此类暴力行为的责任等因素在完全由以色列控制的地区营造了一个胁迫环境，迫使巴勒斯坦人迁出 C 区和东耶路撒冷的某些地区。除非得到搬迁者自由和知情的同意，否则这种政策导致的非自愿流离失所和搬迁到其他住宅区可能会构成强迫转移。这违反了以色列根据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人权法承担的义务。强迫转移严重违反了《日内瓦第四公约》，构成战争罪(见 A/73/410，第 2、57、58 和 64 段；A/73/87-E/2018/69，第 21 段)。

33. 生活在东耶路撒冷、C 区和希布伦 H2 区的巴勒斯坦人受胁迫环境的影响最大，面临流离失所和强迫转移的风险(见 A/73/410，第 66 段)，²² 10 000 多人生活在西岸 C 区 63 个社区，强迫转移风险很高，其中有 62% 是难民。数十个巴勒斯坦贝都因人社区，其中大多数是难民，在西岸中部也面临强迫转移的风险。这些社区有 18 个位于或靠近以色列 E1 定居点计划的划定地区，该计划旨在将 Ma`ale Adummim 定居点区与东耶路撒冷连接起来。²³

34. 自 2009 年以来，包括 1 972 名妇女和 4 853 名儿童在内的约 9 260 名巴勒斯坦人因房屋被拆除而流离失所，其中包括 2018 年 4 月 1 日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期间流离失所的 593 人。²⁴

35. 以色列还采取行政和法律措施，取消巴勒斯坦人在东耶路撒冷的居住身份。如果以色列当局认为巴勒斯坦人已经将他们的生活中心从西岸“转移”到国外七年或更长时间，其居住身份就会被取消。²⁵

²⁰ 巴勒斯坦保护儿童组织，“Year-in-review: 2018 rained deadly force on Palestinian children”，2018 年 12 月 31 日。

²¹ 良心囚犯维权协会，“I’ve been there”。

²² 另见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019 年人道主义需求概览”。

²³ 同上。

²⁴ 见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西岸拆除房屋和流离失所数据库，可查阅 www.ochaopt.org/data/demolition(2019 年 3 月 31 日查询)。

²⁵ 见法律援助会，“Engineering community: family unification, entry restrictions and other Israeli policies of fragmenting Palestinians，2019 年 2 月。

36. 2018年12月，以色列议会通过了一项法案的初读，该法案允许以色列军队将恐怖分子的家人逐出自己的家，将他们逐出城镇或城市，或划定一个不准他们进入的区域。²⁶

37. 生活在不断流离失所威胁下的恐惧增加了妇女和女孩的不安全感。此外，由于房屋被毁和失去家园，儿童往往面临心理创伤，增加了照料这些儿童的责任。在粮食不安全和脆弱性日增的情况下，一旦流离失所，巴勒斯坦妇女在获取进入公共场所和谋生机会方面就会受到进一步限制。此外，利用早婚作为一种消极应对机制也有可能增加家庭暴力。此外，流离失所的女孩无法就学，这严重影响了她们的心理健康，造成情感和行为问题，对其教育成就和在学率有不利影响。²⁷

38. 截至2018年11月，由于缺乏重建资金，14 600名巴勒斯坦人仍因2014年冲突而在加沙境内流离失所。约19 700名巴勒斯坦人目前居住在无法维修的住房单元，另有24 000人需要紧急住房援助。²⁸

毁坏和没收财产和基础设施

39. 总体而言，与2017年相比，2018年西岸拆除或没收的巴勒斯坦人拥有的建筑增加了10%。²⁹

40. 2018年4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500座巴勒斯坦人拥有的建筑被拆毁，其中包括132座有人居住的房屋和65座由捐助者资助的建筑，影响到32 000多人。自2009年以来，以色列当局拆除的建筑总数达到5 942座，其中包括1 704座有人居住的房屋和981座由捐助者资助的建筑。³⁰

41. 以色列继续惩罚性地拆除涉嫌杀害以色列人的巴勒斯坦人的家庭住房，这一措施可能相当于集体惩罚。2018年4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以色列当局进行了7次此类拆除。³¹

42. 目前对西岸C区13 000多座巴勒斯坦人拥有的建筑发出了拆除令。³²东耶路撒冷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巴勒斯坦住房没有许可证，100 000多名居民可能会因拆除而流离失所。³³

²⁶ 以色列议会，“Bill to deport families of terrorists approved in preliminary reading”，2018年12月19日。

²⁷ 妇女署的投入；妇女署，“性别警报：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人道主义行动中妇女和女孩的需求”（2018年）。

²⁸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019年人道主义需求概览”。根据巴勒斯坦住房问题群组，“对加沙低于标准住房条件的机构间住房调查，2018年6月。”

²⁹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西岸的拆除和流离失所情况：概览”，2018年12月。

³⁰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西岸拆除和流离失所数据库(2019年3月31日查询)。

³¹ 同上。

³²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019年人道主义概览”。

³³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人道主义公报：巴勒斯坦被占领土”，2017年12月。

43. C 区三分之一以上的区域被正式指定为公共土地，以色列称其为“国有土地”。绝大多数“国有土地”是在 1990 年代初奥斯陆和平进程开始前宣布的。据估计，1979 至 1992 年，750 至 900 平方公里的土地被以色列宣布为“国有土地”。“国家土地”仅分配给以色列及其公民使用，而不是使当地居民受益(见 A/73/87-E/2018/69，第 20 段)。凯雷姆·纳沃特(Kerem Navot)最近的一份报告显示，1967 年至 2014 年，以色列利用军事命令在西岸没收了 101 380 多德南土地，其中 67% 是西岸巴勒斯坦居民私人拥有的。³⁴

44. 2018 年和 2019 年头两个月，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近东救济工程处)记录了 39 项以色列军事命令，根据这些命令没收了巴勒斯坦人在西岸拥有的 2.8 德南土地。

以色列定居点活动

45. 大会在其第 73/255 号决议中强调指出，以色列在包括东耶路撒冷及其周围地区在内的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建造的隔离墙和定居点违反了国际法。安全理事会第 2334(2016)号决议等其他决议也证实了这一点。安理会在该决议中重申，以色列在 1967 年以来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包括东耶路撒冷设立定居点没有任何法律效力，该行为公然违反国际法，严重阻碍实现持久和全面的和平。

46. 定居点的扩大，包括征用、驱逐和拆除，以及规划和分区制度，阻碍了巴勒斯坦人的发展、就业和生计，也阻碍了他们充分享有社会经济权利。³⁵

47. 历届以色列政府继续支持定居点的人口增长，为此提供国家主导的公共服务，开展新的经济活动，推进住房计划并为一些定居点提供税收优惠(见 A/71/355，第 4 段)。定居点周围地区通常以“安全原因”宣布禁止巴勒斯坦人进入；这些地区被正式界定为定居点管辖区的一部分，并最终并入其中(见 A/71/86-E/2016/13，第 5 段)。³⁶ 加上定居点本身，这些地区占西岸的 9.6%。³⁷

48. 目前约有 215 000 名以色列人居住在东耶路撒冷，被占西岸 C 区、不包括东耶路撒冷的定居者人口约为 413 000 人。这使得定居者人口约为 630 000 人，这些以色列定居者分布在西岸(132 个)包括东耶路撒冷(11 个)在内的 143 个定居点，以及 106 个前哨。³⁸

³⁴ 见 Kerem Navot, *Seize the Moral Low Ground: Land Seizures for “Security Needs” in the West Bank* (2018)。

³⁵ 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的投入。

³⁶ 另见 Din, “Through the lens of Israel’s interests: the civil administration in the West Bank”, 立场文件, 2017 年 12 月。

³⁷ 巴勒斯坦中央统计局, 2019 年 3 月 28 日新闻稿。

³⁸ 欧洲联盟代表处, “Six-month report on Israeli settlements in the occupied West Bank, including East Jerusalem (reporting period July–December 2018)”, 2019 年 2 月 4 日。

49. 2018年1月至9月，西岸定居点(不包括东耶路撒冷)实际动工1 456个住房单元，而2017年1月至9月动工1 213个单元，增加20%。³⁹

行动限制和出入限制

50. 由于行动自由是行使家庭、保健和教育等其他人权的先决条件，以色列当局实行的关闭和有关做法，特别是行动限制，对巴勒斯坦人的生活，特别是对家庭产生了毁灭性影响。大约三分之一的加沙居民在西岸、包括东耶路撒冷有亲戚。由于探访家人不是旅行的一个标准，许多家庭多年来一直处于分离状态(见A/73/420，第25段)。

加沙关闭

51. Hamas接管后，自2007年6月以来加沙被关闭，货物和人员流动受到严格限制。加沙巴勒斯坦人的公民、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见A/HRC/34/38，第29段；A/71/364，第28-29段；A/70/421，第15-22段；A/HRC/31/44，第40和43段)继续受损。封锁还可能构成国际法禁止的集体惩罚(见A/73/420，第7、9和65段，以及A/72/565，第28段)。

52. 这一关闭继续严重侵蚀着加沙经济的生产基础，而限制原材料、基本设备和备件的入境则使加沙重建和加强基本公共服务的努力一直滞后(见A/73/420，第32和64段)。

53. 一般而言，加沙的每一名巴勒斯坦人，如需通过以色列的拜特哈嫩(埃雷兹)过境点，必须要有以色列颁发的许可证。

54. 因加沙条件所限申请外出求医的许可证核准率继续下降，2012年为92.5%，2016年为62.1%，2018年上半年为59%。3月30日至8月27日，在回归大游行大规模示威中受伤的270人申请埃雷兹许可证的人中，只有23%获得批准，37%被拒，其余待决。⁴⁰

55. 根据世卫组织收集的数据，2018年代表加沙卫生伙伴提出的申请中，有15%获批外出。世界粮食计划署(粮食计划署)报告，2018年为其来自加沙的本国工作人员申请的许可证中，有27%因未界定的“安全原因”被拒。

56. 实际上，许可证制度的特点是缺乏透明度。无数巴勒斯坦人，包括身患绝症的病人，仍然在不确定申请状况的情况下等待。此外，在采取新措施和修订现有程序时，以色列当局一般很少或根本没有与受影响的民众沟通，知会他们或向他们提供建议(见同上，第15和24段)。

³⁹ 同上。

⁴⁰ 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巴勒斯坦被占领土，“月度报告：2018年12月”，2019年1月29日；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019年人道主义需求概览”。

57. 以色列当局一般要求巴勒斯坦人在拜特哈嫩过境点进行安全面谈，作为获得许可证的先决条件。巴勒斯坦人报告在这种面谈中受到有辱人格的待遇和恐吓。还有报告称申请人受到压力，要求他们提供加沙安全方面的信息(见同上，第 18 段)。

58. 2018 年，拉法口岸白天开放 198 天，2017 年开放 36 天。⁴¹

59. 除非可以获得以色列颁发的进口许可证，否则以色列视为军民两用的货物不得进口到加沙(见同上，第 29 段)。贸易商报告说，以色列当局可以将几乎任何物品都当作两用品，即使这些物品以前获准进入，不加特别管制。⁴²

60. 加沙进口量多年来逐年增加，然而，2018 年却下降到 106 171 辆卡车货物，而 2017 年为 118 509 辆。⁴³ 这一进口量尽管已考虑到严峻的经济形势和安全形势，但仍然不足以满足加沙人民的需要(见 E/ESCWA/30/5)。

61. 对加沙出口的严格限制仍然存在，尽管截至 2014 年有所放松。2018 年，693 辆卡车准许出境，2017 年为 651 辆。⁴⁴ 这只是关闭前水平的一小部分，仅在 2005 年，就有 9 324 辆卡车货物离开加沙地带(同上)。

62. 2014 年设立的加沙重建临时机制为大量受到以色列限制的建筑材料进入加沙提供了便利。2014 年冲突期间，近 10 万人因家园被毁或重创而流离失所。到 2018 年底，这些住房中，有 85% 以上得以重建。然而，2018 年水泥进口有所下降，原因是加沙经济普遍下滑、捐助者供资减少以及重建进程即将结束。⁴⁵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与联合国一道，在 2018 年底对加沙重建机制进行了一次联合审查，并商定一系列措施，以提高其功能、透明度和可预测性。

63. 除了出入限制之外，以色列安全部队还设立陆地和海上缓冲区，将其作为“通行禁区”。以色列当局宣布，离围栏 100 米内为个人“禁入”区，离围栏 200 米内，重型机械不得进入。尽管如此，在实地的人道主义合作伙伴报告说，实际上，大多数农民视离围栏 300 米内的地区为禁入区，1 000 米为“高风险”区。海上限制区尽管大小不一，有时增至 12 至 15 海里，但一般为 6 海里，不到《奥斯陆协定》商定的 20 海里的三分之一。⁴⁶

⁴¹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加沙口岸的运行状况：2018 年 12 月每月更新”，2019 年 1 月 14 日。

⁴² 世界银行，“Economic monitoring report to the Ad Hoc Liaison Committee”，2017 年 9 月 18 日。

⁴³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加沙过境点：人员和货物流动数据库，可查阅 www.ochaopt.org/data/crossings (2019 年 3 月 24 日查询)。

⁴⁴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加沙过境点：人员和货物流动数据库(2019 年 3 月 24 日查询)。

⁴⁵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人道主义公报：巴勒斯坦被占领土”，2019 年 2 月；联合国中东和平进程特别协调员办公室，“特设联络委员会的报告”，2018 年 9 月 27 日。

⁴⁶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019 年人道主义需求概览”。

西岸的行动限制

64. 巴勒斯坦人在西岸内的行动，包括进出东耶路撒冷的行动，受到有形障碍和行政障碍的影响，阻碍了其获得服务以及从事经济和社会活动。在这方面，截至2018年，共有705处道路封闭⁴⁷和有形障碍加剧了巴勒斯坦人在西岸自由行动的能力。

65. 尤其是居住在C区的巴勒斯坦人必须抗衡行动出入限制以及来自以色列军队和定居者暴力行为的骚扰。⁴⁸

66. 以色列继续在西岸建造“隔离墙”，已完工至少465公里。712公里的规划路线中，约85%在西岸境内，而不是沿着1949年停战线(绿线)，⁴⁹ 尽管国际法院得出结论认为，占领国以色列在包括东耶路撒冷及其周围地区在内的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建造的隔离墙及其相关制度违反国际法之后。⁵⁰ 规划路线施工完成后，西岸约9.4%的地区将与西岸其他地区分隔。⁵¹

67. 截至2017年11月，约有11 000名巴勒斯坦人生活在接合区，即隔离墙和绿线之间的地区，该区被宣布为军事禁区。这些人中，许多无法进入西岸其他地区。⁵² 他们以及其他需要进入接合区的巴勒斯坦人必须向以色列军事当局申请特别许可证。到2018年11月，土地所有者和农业工人的许可证核准率分别从2014年的76%下降到28%，从70%下降到50%。⁵³

68. 在东耶路撒冷，因“隔离墙”路线，社区的就医出现困难。这是由于某些社区在西岸一侧，需要通过检查站才能就医，而作为耶路撒冷居民他们有权获得这些医疗。⁵⁴ 西岸的大多数其他病人必须申请许可证才能进入东耶路撒冷的医院。⁵⁵

69. 巴勒斯坦救护车进入东耶路撒冷也有问题，救护车因安全检查被截停而耽搁。巴勒斯坦红新月会称，2018年，在记录的1 462次需要从西岸其他地区进入耶路撒冷的救护车行程中，有84%不得不在检查站将病人转到另一辆救护车，转送因而耽误。⁵⁶

⁴⁷ 同上。

⁴⁸ 妇女署的投入。

⁴⁹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人道主义事实与数字”，2017年12月。

⁵⁰ 《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修建隔离墙的法律后果，咨询意见，2004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

⁵¹ 以色列占领区人权信息中心，“The separation barrier”，2017年11月11日。

⁵² 同上。

⁵³ 根据非政府组织保护个人中心按照《信息自由法》从以色列当局获得的数据。见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人道主义公报：巴勒斯坦被占领土”，2019年2月。

⁵⁴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019年人道主义需求概览”。

⁵⁵ 世卫组织的投入。

⁵⁶ 同上。

70. 以色列的限制继续阻碍近东救济工程处进入西岸的难民社区。2018 年 4 月至 2019 年 1 月，近东救济工程处报告了 59 起出入相关事件，对提供服务产生了不利影响。近东救济工程处还记录了东耶路撒冷检查站另外 33 起出入事件。

开采、危及和耗尽巴勒斯坦的自然资源

71. 巴勒斯坦政府、生产者和投资者仍然几乎完全不准进入西岸 C 区，尽管该地区拥有最宝贵的自然资源(见 TD/B/65(2)/3，第 25 段)。

水

72. 以色列对西岸水井钻探和修复的限制，加剧了缺水情况，继续扰乱西岸和加沙地带的日常生活，阻碍了当地的发展干预措施。由此造成的西岸巴勒斯坦人口供水短缺促使巴勒斯坦政府定期向以色列、⁵⁷ 特别是以色列 Mekorot 供水公司买水。⁵⁸ 以色列定居点和西岸用水分配的歧视性政策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情况(见 A/HRC/40/73)。⁵⁹

73. 在估计的总人口中，约 22% 得不到供水，水质又差。由于以色列的限制，约 294 000 人没有接上供水网，或者每周供水一次或不到一次。水源主要是不安全的水资源和(或)罐装水。C 区约 95 000 名巴勒斯坦人人均每天供水 50 升，83 000 多人得到的饮用水水质很差。⁶⁰ 据最近的估计，以色列居民和以色列定居者每人每天耗水量(250 公升)约是西岸巴勒斯坦人(84 公升)的三倍(见 A/HRC/40/73，第 51 段)。⁶¹

74. 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社区也得不到足够的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服务，只有 59% 的居民合法、恰当地接上供水网。⁶²

75. 以色列民政局在西岸修建了七座水坝，据报道，这使以色列得以控制大量地表水，并在每年将估计 260 000 至 100 万立方米的地表水引至定居点农业区。⁶³

⁵⁷ 以色列民权协会，“Water provision and drillings in the West Bank 2010-2016”，2018 年 6 月 5 日。

⁵⁸ 见巴勒斯坦中央统计局的数据，2019 年 3 月 21 日新闻稿。可查阅 www.pcbs.gov.ps/portals/_pcbs/PressRelease/Press_En_21-3-2019-water-en.pdf。

⁵⁹ 以色列占领区人权信息中心，“Water crisis”，2017 年 11 月 11 日。欧洲议会研究服务处，“Water in the Israeli-Palestinian conflict”，2016 年 1 月简报。

⁶⁰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018 年人道主义需求概览”，根据巴勒斯坦中央统计局人口普查。

⁶¹ 以色列占领区人权信息中心，“Water crisis”；欧洲议会研究服务处，“Water in the Israeli-Palestinian conflict”。

⁶²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019 年人道主义需求概览”，根据巴勒斯坦中央统计局 2018 年全国人口普查。

⁶³ 根据调查以色列侵害占领区巴勒斯坦人民和其他阿拉伯人人权的行为特别委员会收到的资料。见 A/73/499，第 34 段。

76. 在加沙，沿海含水层是唯一的天然水源，但由于过度开采和海水侵入，几近枯竭，97%以上的水已不适合人类饮用。⁶⁴ 加沙只有 10.5% 的巴勒斯坦人通过公共供水网获得安全饮用水，低于 2000 年的 98.3%。在同一时期，对更昂贵、无管制和不可靠的水箱、容器和瓶装水的依赖从 1.4% 上升到 89.6%。⁶⁵

77. 到 2018 年，加沙全体人口都受到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部门持续赤字和需求的不利影响。其中包括 983 623 名妇女和 991 428 名儿童面临着水质不良、废水收集和处理不当、雨水基础设施欠缺、卫生习惯不佳等公共健康风险。⁶⁶

78. 如果不能继续执行联合国在加沙支助的方案，例如发电机紧急燃料方案，平均用水配额将从每人每天 80 公升减少到每人每天 45 公升；280 口家用水井和 30 座水库的产水量将从每天 22 万立方米减少到 4 万立方米；48 个公共咸水淡化厂的饮用水将减少 80%，每天仅产水 4 000 立方米，而该厂的额定生产能力为每天 20 000 立方米。此外，在人口稠密地区，有 55 个污水提升和收集扬水站将有水浸危险，而在截流时间，未经处理的污水会溢出街面。现有五个废水处理厂的性能则将下降 50%，更多未经处理的污水将排入地中海，目前，每天进入地中海的原污水已经超过 1.16 亿公升。⁶⁷

污染

79. 除了基础设施不足造成的污染外，由于加沙居民无力支付每月的服务费用，各市镇的收入减少，导致市政服务进一步恶化。例如，加沙市市长宣布，由于大多数处理厂因缺乏燃料和电力停工，将未经处理的污水直接排入海中，污染了海滩，已关闭海滩的大片地区。⁶⁸

80. 西岸有 15 个废物处理设施或垃圾堆放场，其中有些靠近巴勒斯坦城镇或村庄。这些设施或堆放场并没有采取适当的防护措施，避免污染和可能的危险材料危及土地和附近居民。这些设施或堆放场由以色列管理，其中至少有六个用来处理危险废物(见 A/73/499，第 31 段)。

农业资源

81. 西岸 C 区拥有大部分农业用地。出入限制和行动限制，特别是在接合区和定居点附近地区的限制，以及歧视性的用水分配政策，损害了巴勒斯坦人耕种土地

⁶⁴ 见巴勒斯坦中央统计局 2019 年 3 月 28 日新闻稿的数据。

⁶⁵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019 年人道主义需求概览”，根据世卫组织/儿基会 2018 年供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联合监测方案。见 <https://washdata.org>。

⁶⁶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019 年人道主义需求概览”。

⁶⁷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019 年人道主义需求概览”，根据供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专题组和沿海城镇供水公司；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1 月污水排放数据，“加沙地带：预警指标-2019 年 1 月”，2019 年 2 月。

⁶⁸ 挪威难民理事会，“Assessment report: Gaza internally displaced persons-assessment of the vulnerability situation for IDPs in Gaza, three years after the 2014 conflict”，2018 年 6 月。

的能力。例如，过去四年收集的数据显示，截至 2017 年 11 月，相较于全年自由出入的地区，接合区的橄榄树产量减少了 55% 至 65%。⁶⁹

82. 此外，自 1967 年以来，三分之二以上的牧场和 250 多万棵生产性林木在占领下被摧(见 A/73/201，第 6 段；TD/B/63/3，第 42(d)段)。

83. 在加沙，由于以色列实施陆路和海上通行禁区，85%的渔业资源无法为巴勒斯坦渔民所用，一半的可耕地仍将生产者拒之门外(见 A/73/201，第 7 段)。

84. 以色列在边界围栏地区喷洒除草剂，据称是为了更好地观察加沙，这种做法据报对农业生产造成了破坏。离边界围栏至少 1 000 米内的作物受到影响(见 A/73/420，第 44 段)。

开采矿产资源

85. 在西岸 C 区开采的有以色列拥有的 10 个采石场(采石场的数量多年来在 7 至 11 个之间波动)，它们大都位于以色列宣布的国有土地。以色列公司不像巴勒斯坦同行受限，它们继续获得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采石和开采的许可证(见 A/73/87-E/2018/69，第 73 段)。⁷⁰

86. 自 1994 年以来，以色列当局没有向巴勒斯坦公司发放在 C 区采石的新的许可证，尽管《奥斯陆协定对此作了规定。C 区估计有 20 000 德南的土地可供采石，潜在矿产储量估值 300 亿美元(见 E/ESCWA/30/5)。⁷¹ 巴勒斯坦石料和大理石联盟称，现有的许可证没有被续，造成 C 区的几个巴勒斯坦采石场停业或关闭。在采石场关闭的同时，他们的设备被没收，还被罚了款。⁷²

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社会经济状况

87. 由于以色列军队对行动自由和进出实行复杂的限制制度，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实际上支离破碎，导致加沙地带和西岸，包括东耶路撒冷出现了不同的经济形态。这不仅严重破坏了和平与发展前景，而且导致巴勒斯坦人生活条件恶化。

88. 捐助者对巴勒斯坦政府、近东救济工程处和整个人道主义行动的支助严重不足以及巴勒斯坦内部分裂，加剧了局势的恶化。这正在破坏国际社会有效应对日益增长的需求的能力，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约 250 万巴勒斯坦人，即近一半的人口，被确定需要人道主义援助和保护。⁷³

⁶⁹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人道主义公报：巴勒斯坦被占领土”，2017 年 11 月。

⁷⁰ 另见 Yesh Din，“The great drain: Israeli quarries in the West Bank-High Court sanctioned institutionalized theft”，立场文件，2017 年 9 月。

⁷¹ 世界银行，West Bank and Gaza: Area C and the Future of the Palestinian，report No. AUS2922 (2013)。

⁷² Yesh Din，“The great drain”；人权观察，Occupation, Inc.: How Settlement Businesses Contribute to Israel's Violations of Palestinian Rights (2016)；世界银行，West Bank and Gaza: Area C and the Future of the Palestinian Economy。

⁷³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019 年人道主义需要概览”。

经济状况

89. 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经济继续受到与占领有关的措施的影响，包括对行动自由、获得资源和贸易的限制，以及对加沙地带近 12 年的封锁。因此，对巴勒斯坦经济的投资仍然很低，导致非工业化情况的出现。巴勒斯坦中央统计局的初步数据显示，2018 年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放缓至 0.9%，显著低于 2017 年的 3.1%。

90. 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总体增长下降，受到西岸增长速度减缓和加沙活动减少的拖累，而加沙活动减少的主要原因是以色列的政策和做法以及封锁。巴勒斯坦内部的分裂也加剧了这一情况，除其他措施外，巴勒斯坦政府的预算转账有所减少，近东救济工程处的资金也有所减少。

91. 在这方面，加沙继续沿着负发展的轨迹前行。加沙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在 2017 年萎缩 12.5% 后，2018 年进一步萎缩 6.5%。值得注意的是，加沙对巴勒斯坦经济的贡献率从 2000 年的近 31% 下降到 2018 年的 19.6%。⁷⁴

92. 2 月 17 日，以色列政府开始执行 2018 年 7 月议会通过的法律。该项法律责成以色列政府冻结其代表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收取并转给巴权力机构的清关收入，冻结金额相当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直接或间接”支付给被以色列法院判定参与以色列法律界定的所谓“恐怖活动”或其他安全犯罪或在实施此类活动中被杀的巴勒斯坦人或巴勒斯坦人家属的款项(见 S/2019/251，第 42 至 43 段)。⁷⁵ 因此，以色列 2 月 17 日宣布，以色列将在 2019 年冻结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约 1.39 亿美元的清关收入，这略高于 2018 年所转收入总额的 6%。2 月 21 日，巴勒斯坦权力机构通知以色列政府，巴方拒绝接受这一单方面决定，并指出，根据《以色列政府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间经济关系议定书》(《巴黎议定书》)，未经双方同意，不得扣减任何数额，而且，巴权力机构不会停止向囚犯家属支付社会福利金。此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一直拒绝接受以色列转来的任何清关收入，并指出，只有以色列转交应支付的全部款项，巴权力机构才会接受清关收入。来自以色列的清关收入在巴勒斯坦政府总收入中所占份额高达 65%。这一决定促使巴勒斯坦政府采取严厉的紧缩措施(S/2019/251，第 42 段)。预计这种情况将导致资金缺口进一步扩大，并降低增长前景和就业机会。。

93. 甚至在 2019 年 2 月之前，巴勒斯坦财政部就报告说，由于以色列执行关于《巴黎议定书》安排的政策，财政每年至少流失 3.5 亿美元。巴勒斯坦政府称，财政流失的一些来源包括手续费(从清关收入中扣除 3%)；燃料购置税和规费；增

⁷⁴ 西亚经社会根据巴勒斯坦中央统计局数据所做计算的结果。增长率是按每个季度的年同比百分比变化计算的。

⁷⁵ 另见 Noa Landau 和 Jack Khoury，“以色列冻结 5 亿谢克尔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税收转移”，《国土报》，2019 年 2 月 17 日。

值税解除管制机制；间接进口；旅客出境费；对以色列在 C 区和西岸其他地区的商业活动征税。⁷⁶

94. 在加沙，如果巴勒斯坦政府的预算转账继续减少，近东救济工程处的财政缺口得不到弥补，就会给经济活动和社会状况带来严重的负面后果，并使人道主义危机进一步加深。

95. 由于经济机会仍然稀少，2018 年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劳动力参与率为 46%；女性为 21%，男性为 72%。被占领土失业率居高不下，2018 年继续升高，达到 31%，2017 年为 28%。加沙的失业率要糟糕得多，2018 年为 52%(2017 年为 44%)。⁷⁷ 10 名加沙青年中有 7 人失业，受过 13 年以上教育的加沙人有 49.6% 失业。

96. 近年来，在加沙人道主义局势严重恶化的推动下，生活条件有所恶化。贫困依然严重，而且正在变得更加根深蒂固。2017 年巴勒斯坦中央统计局住户调查发现，53% 的加沙人生活在国家贫困线以下(贫困线相当于一个有两个成年人和三个孩子的家庭每月支出 692 美元)，而 2011 年这一比例为 38.8%。此外，加沙的深度贫困率从 2011 年的 21.1% 上升到 2017 年的 33.8%(深度贫困的定义是，无法满足食物、衣着和住房的最低要求)。⁷⁸

粮食安全

97. 粮食无保障影响到近三分之一的人口(约 156 万人)，其驱动因素是高贫困和高失业率。粮食价格是由以色列市场驱动的，以色列的人均购买力比巴勒斯坦被占领土高出六倍。因此，贫穷的巴勒斯坦家庭买不起粮食。⁷⁹

98. 根据 2018 年的一项粮食安全状况调查，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粮食无保障程度仍然很高，三分之一的家庭(32.7%)缺乏粮食保障。在加沙地带，2018 年的粮食无保障水平达到过去 20 年来的最高水平，为 68.5%。⁸⁰

99. 加沙粮食安全状况恶化的原因很多，包括经济状况持续恶化、封锁、巴勒斯坦内部分裂继续存在、近东救济工程处资金短缺以及政府雇员减薪/迟发工资。

⁷⁶ 详情见巴勒斯坦国，“终止财政流失：巴勒斯坦政府提交特设联络委员会会议的报告”，2018 年 9 月。

⁷⁷ 巴勒斯坦中央统计局，新闻稿，2019 年 4 月 30 日，可查阅：www.pcbs.gov.ps/portals/_pcbs/Press_Release/Press_En_30-4-2019-labour-en.pdf。

⁷⁸ 巴勒斯坦中央统计局的数据，可查阅：www.pcbs.gov.ps/Portals/_Rainbow/Documents/Levels%20of%20living_pov_2017_02e.htm。

⁷⁹ 世界粮食计划署(粮食署)，“粮食署巴勒斯坦国家简报”，2019 年 1 月。

⁸⁰ 粮食署和巴勒斯坦中央统计局的数据。

100. C 区的贝都因人和游牧社区社区的粮食无保障程度达到 61%，那里 40% 的人的饮食摄入量处于糟糕甚至临界水平。这增加了它们对粮食计划署/近东救济工程处援助的依赖，以满足基本粮食需求。⁸¹

教育

101. 整个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约有 505 285 名儿童(249 327 名男童和 255 958 名女童)在安全爱幼环境中接受优质教育方面遭遇各种挑战。大约 13 973 名教师(5 942 名男教师和 8 031 名女教师)需要支助。⁸²

102. 在西岸，包括东耶路撒冷，接受教育的机会严重受损，波及 39 245 名学生和教师。这包括 C 区的 26 387 人，东耶路撒冷 11 481 人，西岸其他地区 1 377 人。⁸³

103. 此外，在对东耶路撒冷和 C 区发出拆除令后，有 46 所学校受到全部或部分拆除的威胁。这可能会影响到 5 000 多名儿童。⁸⁴

104. 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儿童在获得该市包容性高质量教育方面面临障碍。例如，生活在隔离墙西岸一侧的儿童在往返于隔离墙另一侧的学校时，路途漫长，有时不安全。他们还面临被以色列当局逮捕和拘留的威胁。⁸⁵

105. 与上一学年相比，加沙近东救济工程处学校的学生人数增加了约 7 000 名。每班平均人数已由 39 人增至 41 人。⁸⁶ 加沙的学校短缺、教师工资拿不到工资以及学校预算不足，导致近东救济工程处 70% 的学校和教育部 63% 的学校实行两班制或三班制。⁸⁷

106. 自 2000 年第二次起义爆发以来，由于以色列的限制，加沙大学生在西岸上大学的能力受到严重限制。虽然他们一度占西岸学生总数的 35%，但他们目前几乎没有到校学习(见 A/73/420，第 26 段)。

医疗卫生

107. 西岸和加沙约有 1 163 618 人在获得优质和负担得起的基本保健服务方面需要援助。⁸⁸ 东耶路撒冷也有一些极其脆弱的人，他们被隔离在耶路撒冷和西岸的服务之外，约有 140 000 人需要保健援助，其中包括大约 40 000 名难民。⁸⁹

⁸¹ 粮食署的投入。

⁸²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019 年人道主义需要概览”，教育群组估计数。

⁸³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019 年人道主义需要概览”。

⁸⁴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019 年人道主义需要概览”，教育群组估计数。

⁸⁵ 儿基会，“巴勒斯坦国：失学儿童国家报告”(2018 年，东耶路撒冷)。

⁸⁶ 近东救济工程处提供的投入。

⁸⁷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019 年人道主义需要概览”。

⁸⁸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018-2020 年人道主义应急战略——2019 年 1 月至 12 月人道主义应急计划，2018 年 12 月。

⁸⁹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019 年人道主义需要概览”。

108. 加沙的卫生系统在多年的关闭和负发展之后处于崩溃的边缘，现在由于持续进行的“回归大游行”示威造成的巨大伤亡而负担过重。⁹⁰

109. 2018年期间，加沙发育迟缓的流行率估计为10%，难民和低收入家庭的儿童占比最高；92 430名五岁以下儿童特别易受伤害，其中包括10 000名佝偻病病例，约36 000名儿童由于污水危机和日益恶化的安全饮用水而患上水样或血性腹泻。⁹¹

110. 加沙地带电力供应有限且不可预测，这对卫生部门产生了严重影响，致使医院和诊所的病人的生命受到威胁。这包括依赖重症监护病房生命支持机器的病人、保育箱内脆弱的新生儿以及需要紧急救生手术的病人。⁹²

111. 在“回归大游行”期间，大批伤亡人员涌入，使本已脆弱的卫生系统更加紧张，并对更广泛的卫生部门向民众提供服务的能力产生了影响。在医院里，创伤病人提前出院，为新病人腾出地方。⁹³

112. 除了估计210 000人已经严重易患严重或中度精神疾病外，加沙的事态发展还造成了心理健康和心理社会后果，约52 098人，包括26 049名儿童，需要心理健康和心理社会支助。⁹⁴

113. 西岸的立法和实际支离破碎为巴勒斯坦人，特别是生活在C区、接合区和希布伦H2区等脆弱社区的巴勒斯坦人的健康权设置了障碍。这些地区三分之一的人口获得初级保健的机会有限。总共135个社区设有流动诊所。为一些社区建立更多永久性设施的努力受到限制性规划政策的阻碍。⁹⁵

三. 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

114. 秘书长再次重申，安全理事会第497(1981)号决议依然有效。安理会在该决议中决定，以色列将其法律、管辖权和行政机构强加于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的决定是完全无效的，并且在国际上没有任何法律效力。

115.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2018/20号决议重申，以色列在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和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建造和扩大定居点和有关基础设施的行为均为非法，是经济和社会发展及实现和平的重大障碍。以色列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和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建立和扩大定居点，相当于以色列将本国平民转移至其占领的领土，这是国际人道主义法所禁止的行为(见A/73/410，第63段)。

⁹⁰ 同上。

⁹¹ 世卫组织的投入。

⁹² 世卫组织的投入。

⁹³ 世卫组织的投入；世卫组织东地中海区域办事处，“加沙：等待治疗”，2018年11月21日。

⁹⁴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019年人道主义需要概览”。

⁹⁵ 世卫组织的投入

116. 在以色列于 1967 年占领 1 159 平方公里领土以后，戈兰 95% 的叙利亚居民流离失所或被驱逐，340 个社区被夷为平地。⁹⁶ 目前在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的以色列人几乎和叙利亚人一样多，但叙利亚人被限制在很小的一部分土地上。截至 2018 年 4 月，26 261 名以色列定居者居住在遍布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的 34 个以色列定居点，他们与军队一起控制着 95% 的土地，而 26 600 名叙利亚人居住在 5 个村庄(见 A/73/499，第 83 段)。以色列政府通过为每个家庭提供高达 12 000 美元的财政奖励以及开发住宅区和工业区来支持以色列定居者。⁹⁷

117. 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局势继续引发关切，由于以色列当局制定的歧视性土地、住房和发展政策，叙利亚居民持续面临问题(见 A/73/410，第 60 段)。

118. 以色列的分区和规划政策致使叙利亚人几乎不可能获得建筑许可证。这导致村庄越来越拥挤，发展机会有限，村庄的扩大受限，难以容纳不断增加的人口。⁹⁸ 在这方面，自 1983 年以来，以色列当局对叙利亚人的建筑发出了 1 570 多项拆除令。⁹⁹

119. 以色列法律允许由 400 间或更少房屋组成的定居点利用 2011 年《合作社条例修正案》歧视叙利亚阿拉伯人。该修正案授权审批委员会根据“与社区城镇的社会文化结构兼容性”或“社区城镇的独特性”，决定申请人是否有资格在有关社区居住。¹⁰⁰

120. 由于在本国获得就业机会的可能性受到严重限制，因此，在戈兰的叙利亚青年越来越多地在以色列或国外寻找工作，这进一步迫使他们获得以色列公民身份。令人关切的是，这将导致占领状态得到进一步加剧和巩固。¹⁰¹

121. 2016 年，只有 43% 的劳动适龄人口就业。尽管叙利亚人对土地有强烈的依恋，但由于与水 and 土地使用权有关的歧视性政策，农业一直在衰退。这些政策导致作物质量恶化，从而影响到它们的销路。

122. 当叙利亚人找到工作时，他们往往满足于低收入的工作，而由于缺乏其他就业的前景，这些工作大大低于他们的资格能力。¹⁰² 戈兰的定居点往往使用雇用叙利亚工人的承包商，因为他们不必给予工人充分的雇员特权，其中许多承包

⁹⁶ 马萨德，“提交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的平行报告：以色列”，2019 年 1 月 14 日。

⁹⁷ 马萨德，“在人权事务委员会 2018 年审查以色列国执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情况时将列入问题清单的意见和议题”，2018 年 4 月 11 日。另见以色列，《合作社条例修正法》第 8 号，5771-2011。

⁹⁸ 劳工组织的投入。

⁹⁹ 马萨德，“提交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的平行报告：以色列”，2019 年 1 月 14 日。

¹⁰⁰ 马萨德，“在人权事务委员会 2018 年审查以色列国执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情况时将列入问题清单的意见和议题”，2018 年 4 月 11 日。另见以色列，《合作社条例修正法》第 8 号，5771-2011。

¹⁰¹ 劳工组织的投入。

¹⁰² 马萨德，“提交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的平行报告：以色列”，2019 年 1 月 14 日，第 22 段。

公司没有为工人提供适当的福利并支付极低的工资。戈兰的叙利亚人除此之外几乎没有其他选择(见 A/73/499)。¹⁰³

四. 结论

123. 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和叙利亚戈兰的长期占领继续对巴勒斯坦和叙利亚人民的生活条件以及被占领土的社会和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占领行为和以色列政策和做法的负面影响是多层面的, 经过日积月累, 这影响到生活在占领下的人民的未来。

124. 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目前的社会经济趋势表明, 如果现有条件不发生积极、急剧的变化,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几乎是不可能的。以色列施加的限制措施、非法定居点的扩大和其他做法不仅阻碍被占领土的发展, 而且还造成人道主义危机, 致使国家和国际努力不得不从发展转向紧急救济。

125. 近东救济工程处面临资金危机是只会加剧生活条件已经恶劣的数十万巴勒斯坦人状况的另一个因素。秘书长再次呼吁国际社会保证对巴勒斯坦难民权利的重要支持得以保持, 并在 2019 年维持对近东救济工程处的供资水平。

126. 对加沙实行的封锁、以色列实行的其他限制性措施、事态的一再升级和捐助者资金的减少, 在加沙造成了严重局势, 需要国际社会立即采取进一步行动。

127. 以色列继续采取违反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国际人道主义法和国际人权法的政策和做法。其中一些做法可被认为具有歧视性。其他做法可能构成对被保护者的强迫转移或集体惩罚, 这将严重违反国际法并被《日内瓦第四公约》所禁止。

128. 必须遵守国际法, 确保没有任何一方可以逍遥法外, 并为该地区所有人, 包括被占领的巴勒斯坦人民和叙利亚人民保障正义与和平。

129. 联合国坚持其长期立场, 认为只能通过谈判达成的两国解决方案实现持久和全面和平。秘书长将继续确保联合国努力按照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和国际法, 建立一个独立、民主、毗连和有生存能力的巴勒斯坦国, 与有安全保障、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以色列和平共处。

¹⁰³ 同上, 第 25 段。